

◎ 超然 著

长篇  
天机

长篇小说  
TIAN  
JI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机/超然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28—10331—9

I.天… II.超…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909 号

责任编辑:潘是家 张建军 李明 装帧设计:三人日

任校对:汉 师

责任印制:字 琪

天 机

Tian Ji

超 然 著

---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830001

荆州翔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8—10331—9

定价:28.00 元

##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写和反映当今变革时期，社会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是作者现实主义题材系列作品之一。在《遵义晚报》连载后，受到广泛关注。

蓝志奇从一个普通的照相馆照相工人到实现转干，从一般干部升任老字号照相馆经理，以此为台阶爬到大饭店老总、商业局副局长，极尽钻营之能事。活着的时候并不好好地活着，让人性在迷失中堕落，让恶之花绽放颓废的惊艳。

作品着力展现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人情与人性，揭示了改革开放以后都市面临的新问题，塑造了蓝志奇、葛欣、董老大、马文化、古月红、黄燕子、巴小冬、苗苗、梁小鹏、汪宝兴等艺术形象，细致刻画了主人翁可怜、可悲、可鄙的性格，折射了作者理性批判的光芒。

作品浓墨重彩，新旧交替，人物沉浮，将临江市一段时期内的事件，艺术地再现了出来，使读者如入其境，小说里的人物似乎就在面前。

这是一部贴近生活，富有时代色彩的佳作。

# 天机：命运的玄机

陈春生

一个时代总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史进程的记录者，很多年后，人们只能透过他们留下的痕迹审察那流逝的岁月与现今生活之间的联系。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他总是将自己的时代作为思考的对象。小说就其本质来说，是心灵世界的外化，而用以表现心灵世界的材料必然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因此在优秀的小说家那里，我们不仅能管窥一个时代的生活风貌，还能看到作家对时代的感悟和思考。

超然先生的长篇小说《天机》描画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原生样态，细腻的文笔里，一个城市的面影纤毫毕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小说的文字能给我们带来审美的愉悦，而且作为阅读者，还能感受某种隐秘的欲望被他人偷窥后那种无可名状的尴尬感，这种最隐秘体验的获得，让人不能不赞叹作家把握细节的精微。我看，超然先生是一个用心于生活细微处的人，是一个痴迷于用笔记录我们时代并且关注自我体验的人。

在文学从众声喧哗到归于沉寂的时候，很多书写者热衷于以“私人化”和“下半身”吸引读者眼球，超然却恪守着写实文学的准则，力图以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为主线，展示上至市委书记、局长下到一般干部、工人、商人、市井无赖、三陪女等人物活动的广阔生活画面，从

横切面上,把多彩多姿的人物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流正在我们目下经历着、发展着。而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外在环境的交互作用把握得也很到位,显示了作家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敏锐的观察力。

小说题目用“天机”,我认为是中肯到位的。“天机”尽管带有不确定性,但我把它解读为人渴望改变命运的本能欲望,而且这种欲望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激发并被放大。蓝志奇、葛欣、梁晓鹏甚至包括马文化、古月红、苗苗、董老大等人的人生沉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我欲望的实现过程,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权力、金钱和性欲有着强烈的渴望并都在为满足欲望而奔波。这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精神已经被权力、金钱、性的满足钝化了。蓝志奇是作者着笔最多的一位,这个人最初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摄影师,生活在社会边缘,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潜规则”充满了愤怒和无奈,他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境况,成为“人上人”,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他拥有了渴望的权力时,他并没有丝毫的反叛潜规则的意识,而是认同并把曾经憎恶的潜规则,用到更加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使他奋斗过程所呈现的道德力量被大大地弱化了。蓝志奇成了一个把手段和目标弄混了的人,把攫取权利、占有金钱看成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也许蓝志奇们恰恰是我们这个信仰缺失、物质利益被最大化时代的代表?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蓝志奇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作者不自觉地深层触摸到了当下社会腐败文化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根源。

小说的叙述的姿态很有点像“新写实”,叙述者冷峻地将自我置身在故事的场景之外,在简洁而洗练的文字后面,传达着生活的琐碎

和平庸。超然非常准确地揭示了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我还是要说，正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太物质化了，很多人都用空洞的眼睛追索着滚滚红尘中的物质利益的时候，作家更应该鲜明地表明自己的价值追求。在这方面，我以为超然先生应该把生活的复杂和人性的恶浊表现得更深刻，同时大胆地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发掘我们时代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给人以精神上的抚慰。

超然先生的小说和他的散文一样，表现了他较好的艺术修养和写作才气。对一个已经站立起来的作家，艺术修养和写作才气则保持在不断创造性的开拓中。反正超然不能有半点歇息了，很多人在盯着他笔下出现的文字。

(作者系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

## 目 录

序言/陈春生	001
第一章 烧鹅不会自行飞到口中	001
第二章 成熟具有投资性质	018
第三章 迷醉	027
第四章 干部身份奇妙无比	040
第五章 委身	053
第六章 事情有眉目	069
第七章 姜还是老的辣	084
第八章 用心良苦	096
第九章 更应该帮助你	105
第十章 宜早不宜迟	116
第十一章 马无夜草不肥	127
第十二章 过江办分店	135
第十三章 乐极生悲	147
第十四章 狗生不出阴暗心理	160
第十五章 投入与产出	169
第十六章 处级意味着什么	181
第十七章 门是一个空落的画框	194
第十八章 输赢闪念间	208
第十九章 见机行事	216
第二十章 狡兔必须三窟	230
第二十一章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238
第二十二章 “如果”是没有的	249

第二十三章	合理与合法	256
第二十四章	酒醉心明白	265
第二十五章	塞翁失马	276
第二十六章	放纵	283
第二十七章	等待机会	294
第二十八章	决裂	303
第二十九章	燃烧	312
第三十章	各得其所	323
第三十一章	屋顶上飞着幻影	334
第三十二章	退一步海阔天空	345
第三十三章	狼狽为奸	353
第三十四章	良心	359
第三十五章	发现	370
第三十六章	替罪羊	380
第三十七章	解脱	391
后记		400

# 第一章 烧鹅不会自行飞到口中

## 1

蓝志奇一参加工作就在照像馆里干摄影。这得益于在部队当宣传干事的表哥。

那年，他表哥回家探亲带回了一部“120型”海鸥牌照像机，把他迷住了。表哥休假一个月，蓝志奇跟屁虫似地缠了表哥三十天，掌握了取景、调焦和曝光等，拍出的相片，象模象样。表哥赞叹：“你小子照相悟性高，将来准会靠它发迹。”

事实正如表哥所言，蓝志奇凭着能玩照相机，竟然被老字号天河照相馆招工录用了，没送烟也没请吃。天河照相馆名声远播，不是谁想干摄影就能如愿的。然而，蓝志奇的理想不是干一辈子摄影师。倒不是摄影师低人一等，相反，天河照相馆的摄影师在当地很有面子，干的是技术活儿，看的是世相百态，还梳着三七分的头，所以，商贸企业其它单位的姑娘找对象，把他们当首选。而且，蓝志奇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父亲是煤炭工人，母亲是一资本家的遗腹子，如此低微的家庭，他能在天河照相馆干摄影师，不是上辈积善积德，哪有他的福分？！

蓝志奇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福分。想想也是，他仅仅是一名普通工人，连干部身份都不是，怎么能说是志当存高远、我辈创奇迹呢？在他心目中，至少要当上干部。干部干部，干好了还要进步，还要大进步当大干部。他在心里，胆子比腰还粗地说：“那一天，弄个天河照相馆的经理当当。”

那年月，政企不分，企业和机关一样，等级分明。经理就是经理，主任就是主任，干部就是干部，工人就是工人。什么身份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得什么样的实惠，没有文件规定，但心知肚明，操作起来决不含糊。干部身份的诱惑力太大了，没有工人不想转变成干部身份的，没有一般干部不想做主任的，没有主任不想当经理的，没有经理不想当上级领导的。似乎象金字塔，都想往塔顶上爬。只要能上去，花什么样的代价都行。

没想到，蓝志奇在天河照相馆干了二十年，干部身份始终雾里看花般地陪伴他二十年。尽管这梦做得很甜蜜，但他始终不敢说出来，被窝里放屁，独自享受。其实，让人得到干部身份的机会，二十年间数也数不清。可是机会就像薄情的女子，要么对他视而不见；要么白了他一眼，与他擦肩而过，去垂青那些有背景的人。

蓝志奇很有忍性，从来不泄气，苦苦等待着机会的降临。当日子翻到第二十个年头的时候，机会女神与他相遇了，居然向他丢了一个秋波。他是摄影师，职业的历练，让他特别擅长读眼神。他知道，机会这一次真的是向他示爱了。他决不会放过，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他必须抓住它，抓住了，就懂得自己活着是为什么。鲜花和荣誉从来不会降到那些目标模糊不清的人头上。

这个机会或者叫目标，就是考试拿大学文凭。文凭之于蓝志奇不亚于救命稻草。

现实是此岸，目标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桥梁。蓝志奇尝试着弄个自考文凭，可是他天天摄影，不是内照就是外照，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即便是休息在家，书没翻几页，就哈欠连天。妻子古月红笑着说：“你没有这个定力，除非你脱产进修，否则你只能望文凭兴叹。”

古月红的话很有道理。但天河照相馆两个副经理早就动了脱产进修的念头，到如今还是伸着脖子等待上级领导首肯。这样的好事假若能落到他头上，恐怕胡子全白了也挨不着边。

蓝志奇就是蓝志奇，自信机会能与自己结缘。

机会果真降临了。

临江市商业局干部科科长葛欣的老母亲病逝，遗憾的是老人在世照的相片保管不善，全都霉变，做遗像的相片都没有。葛欣的电话打到天河照相馆，话语不多但很干脆：“你们想办法完成任务！”

然而，替死人照遗像，无异于熟鸡蛋孵小鸡。天河照相馆的摄影师老马宛然拒绝，从商学院新分来的大学生梁小鹏跃跃欲试，但被同事们讥笑为“开国际玩笑”。何国庆经理的腿吓得发软，葛欣重权在握，他不高兴，乌纱帽也就戴不长了。

蓝志奇知道葛欣位高权贵，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又不宜张扬自己能够完成任务，只得装着当替罪羊的样子，用蚊子般的声音说：“大家不去，我去。我总是一个工人。”

蓝志奇的话说得太妙了，没有抢同行的风头，又为何经理解了危。众人向他投以钦佩的目光。何经理大声指令：“赶快给蓝师傅准备工具！”他还拍着蓝志奇肩膀说：“胶卷你尽管用，我相信你会出色完成任务的！”

平时，何经理盯胶卷盯出了火，今天竟如此慷慨。所以，蓝志奇听何经理的话听出了暧昧的味道。他懒得计较，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背着工具出发了。

应该说，蓝志奇是冒着风险去的。为死者照相，最难的是眼睛不好处理。双眼合上，如同瞎子；眼睛睁开，又无眼神。何况，蓝志奇见到葛欣母亲时，老人尸体僵硬，眼睛紧闭。葛欣知道难度，就鼓励蓝志奇放开手脚拍照。蓝志奇吃了定心丸，灵机一动，用透明胶把老人的上眼皮粘住，使眼睛开着，只听到相机咔嚓咔嚓个不停。葛科长还是担心地问：“这样行吗？”

蓝志奇保守地说：“我尽最大的能力，让您满意。”其实，他已经想好了，让画家按照片素描，使眼睛活起来，而后翻拍。

## 2

葛欣见到母亲遗像，感动得快要流泪，太逼真了，几乎与老人生

前一个模样。办完丧事，他主动问蓝志奇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没有。蓝志奇心中暗喜，却不愿把话说明白，而是拐了个小弯子，对葛欣说：“葛科长，我已经干二十多年摄影了，说没有想法是假话，何况，我还是一个工人身份。自从给您母亲照相后，我就想，老人家还不是一个工人？养育了您这么一个大孝子，打灯笼难找啊！我四十岁快叫得应的人了，就安于当工人吧，把女儿培养出来就完成任务了。”

葛欣满脸狐疑，问：“为什么？”

蓝志奇听出了这三个字的微妙。工作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就说：“您看您老母亲，一辈子是家庭妇女，却赢得了这么多人的好评。不是我亲耳听见的我还真不相信。老母亲是一面镜子。我本是工人，干好工作是我的天职，拿不拿文凭、转不转干就无所谓了。”

葛欣听话听音，知道蓝志奇是曲着弯着说真心话，拍马屁不露痕迹。他天生不喜欢奉承话，蓝志奇的话让他很顺耳。

葛欣笑笑，不再说什么。不说什么不等于蓝志奇的事情他不放在心里，不久，他就弄到省财经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脱产学习指标，将一介工人的蓝志奇变成了大学生。站在照场外面，还叮嘱：“小蓝，后面的路就靠你自己走，成龙成蛇你自己把握。”

蓝志奇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射出，急速地在葛欣脸上扫过，几秒钟后，他竟然让他眼睛发红，说：“葛科长，我是知恩图报的人，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葛欣还是笑笑，但这次的笑容，比刚才的多了一些内敛，一会儿转身离开了。

蓝志奇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将自己的眼睛细细打量。他发现自己真的流眼泪了，忽然间，好象捅破了泪腺似的，眼泪大把大把地掉下来，在水磨石地面上摔得叭叭响。

过后只是觉得很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我也有今天！”又对着空中吼一声“我也有今天！——”

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他感到葛欣的笑是内敛的笑，最让

他明白的事是自己为何哭的事，就是这样一支既不对他怀有怜悯，也不对他怀有恶意的烟了。

这时，蓝志奇一回头，何经理走了进来，样子极其亲密地把他邀着出去。

何经理惊叹蓝志奇城府太深，平时怎么一点也没透露与葛欣的关系呢？真是最深的江河流动起来声音最小。不过，顺水人情他不能不做，因此大笔一挥：“蓝志奇学习期间一切待遇不变。”

### 3

蓝志奇没有辜负葛欣的愿望，进了财经学院后就一心扑在学习上，发誓让肚子多装点墨水。他不仅仅为了一纸文凭，有文凭的人多如牛毛。随便往那家企业或单位一转，说不准在厕所里碰到的不是本科生就是大专生，侧目而视，那个解小手湿了裤裆的人或许还是研究生。

蓝志奇想好了，在学习期间他必须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让自己的素质提高一个档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道理蓝志奇从小就明白。更明白的是，他要想继续进步，没有“党票”是万万不能的！在天河照相馆，他是老入积极分子，根据不完全统计，他递上去的入党申请书不少于二十份，但支部讨论时候，他总过不了半数，理由大同小异：离思想上入党，还有距离。思想窝在心里，谁能丈量距离？就是哪些被丈量过的符合标准的党员同志，他们的先进性为什么就在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冲不出来、危急时豁不出来？！

古月红曾经点着他的额头说：“这还要理论？送礼送上的呗。”

蓝志奇何尝不知道？他瞅了瞅妻子，说：“有些事情你不必说明朗，点破了就寡淡如水。”

古月红说：“既然你知道，你就做呗！烧鹅不会自行飞到口中。”

不过，那时候蓝志奇没有去送礼，入党不能改变个人身份。现在却不一样了，他的脚不仅仅跨进大学门，也跨进了干部身份的门，是

积累资本继续革命的好光景。虽然前途胜负难卜,但毕竟有曙光。

第一个学期结束,蓝志奇就瞄上班党支部刘中农书记。读书前的刘中农,是班上职务最高的人,是某县人事局局长,无奈没有文凭,仕途变得曲折起来。刘中农下了狠心来进修,有了这张文凭,就有提升为副县长的可能。可是,刘中农不知啥原因,老躲着蓝志奇。上大课,蓝志奇为他占了好位置,他宁愿坐在后排,也不拢蓝志奇的边。下课后,刘中农在宿舍里,只要蓝志奇一进去,他就拿起电话,一打就是老半天。打完电话,蓝志奇正要开口说什么,他不是说系党委等着学习,就是说班主任有事情找他,拍拍屁股走人。蓝志奇不好拦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横着步子离开。

班上几位同学见刘中农如此怠慢蓝志奇,很替他打抱不平,说刘中农过去就是省长也没什么了不起,现在都处在一个起跑线上,都是同学,你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何错之有?还说向班主任告状,极力怂恿蓝志不要胆小怕事,骂刘中农的娘,看他敢不敢给个说法。

蓝志奇当然不会这么做,谁叫他是班上五十五位同学中惟一一位工人身份的人呢?是惟一一位过去连班组长都未曾担任过的人呢?他暗自在日记中把加入党组织喻为“政治生命的起点”。一个人是不能对他政治生命起点聒嘴的。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总是对同学们神秘地一笑——“做人”、“做人”,人不就是“做”出来的?!自然,政治生命起点也是“做”出来的。

这一笑之后,蓝志奇与从前日渐不同。他在静默中寻找突破口。

他突然对刘中农的嘴巴发生了兴趣。他自信,本来没有意义的物件,却能引起他的注意,差不多都是负有一点使命的。

刘中农不知道,他那张嘴最近总是在无意间向两边撇,似乎是积攒下的哀伤,把嘴压弯了。就像一个担夫,怎样调整,负重的扁担总是向下弯的。

蓝志奇把这个想法告诉最要好的同学。同学笑得肚子疼。蓝志奇一本正经地解释,一个嘴角本不喜欢向两边撇的人,突然向两边撇了,是什么力量可以使他哪样?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吗?

换言之，他本来就有嘴角向两边撇的传统，也可能自行消失了？

命运是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的？也许改变也是命中注定。

这位师兄惊讶地看着蓝志奇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

谁知道呢？

这一年暑假，还是这位师兄打电话，嗓门尖利高昂地大喊：“蓝志奇呀，你小子真神了！……”他好象不是给蓝志奇送信，而是逮住机会豁出劲来发泄一场感叹。

在同学恣意说话冲击下，蓝志奇只听到一句：刘中农父亲重病住进了医院。

有了这句就够了。用同学的话说，他的眼睛就是“毒”。他兴奋地挽起了袖子，露出干部班大学生细胳膊，傻笑：“嘿嘿，嘿嘿……”

古月红从厨房探出脑袋，觉得老公的这张脸和以往的怎么也重合不到一起。她揉了揉眼睛，想把蓝志奇那张脸看清楚。

蓝志奇却伸着细胳膊，向她拥来。古月红往旁边让。蓝志奇说：“你不喜欢？”

古月红不是不喜欢，她得先把脚跟站稳。她好象是站在河里，河水流得又急，几乎把她冲倒了。她放下锅铲，依着门框说：“有什么好激动的，你又不是加入了党组织。”

蓝志奇缩回了细胳膊，顿了顿说：“这和批准我入党没多大区别。”

古月红说：“你还是入党积极分子呀。”

蓝志奇说：“刘中农父亲住医院了。”

古月红不解的目光在蓝志奇的脸上停留了好一阵子，说：“刘中农的父亲住院了，你还高兴，该不是幸灾乐祸吧？”

蓝志奇说：“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是说刘中农父亲住院了，我就有借口接近刘中农了。”他吸了吸鼻子，“你别磨蹭，糊了。”

古月红扭着身子说：“糊了是好事，打麻将赢牌就是糊了嘛。”她关了煤气灶，乐呵呵地说：“这回准有戏了，讨了个好彩头。”她一点也

不可惜一盘青椒肉丝就这样报废了，边刷锅边问蓝志奇：“你打算送多少？”

蓝志奇说：“没有个三千五千的，恐怕拿不出手。”

古月红叹口气说：“去年上半年刚买房又简单装修，下半年你父亲去世，欠了三、四万元债。目前存折上只有五千元，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凑得足，把债还清。”

蓝志奇虽不是家庭财政部长，但家底还是有数的。他以为古月红不同意送钱，急得有点结巴，“你，你就忍心你男人成为党外人士？入党了就可能当一把手，当了一把手，就不会再受穷了。”

古月红白了他一眼说：“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这道理我懂。我是说这五千元，别人看不看得上眼。”

蓝志奇立即摆出城市里人瞧不起县城里人的架势，说：“县城那地方，送五千元算是抬举了。你再说，我就送两千元。”

古月红说：“你呀，是大城市人咋样？到现在还是工人身份。人家好歹是人事局局长，是‘局级’干部！你要知道，他是你贵人，贵人不可贱用。你可以在其他方面省钱，这五千块钱不能抠门！”说得蓝志奇大笑起来，跑过去抱住古月红，说：“你真是我的好老婆！”手不安分起来。

古月红被蓝志奇抱在床上，尖声颤笑起来：“哎哟，痒死我了……”

蓝志奇的手不由得顺着古月红的后背往上摸，游走了一会儿就不动了。他把手退了回来，从裤腰往下游弋。“大白天的……”古月红说。

蓝志奇不理，没听见似的，习惯地闭着眼睛……

## 4

蓝志奇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了刘中农居住的县城，直奔县中医院四楼。

刘父的病房在四楼，连同老人的名字，蓝志奇在昨晚向同学打听清楚了。

在四楼护士值班室，蓝志奇了解到刘父住在412房三床。他先在病房外晃了晃，见刘中农不在里面，正合他心意。他推门进去。病房里有两张床，一张空着，一老人伏边沿而睡，银色头发特别刺眼；另一张床也躺着一位老人，干瘦得出奇，像一具木乃伊。

蓝志奇吸了一口凉气，刚刚站定，那木乃伊一样的老人突然偏过头来，才知道是位老爹爹，想毕是刘中农的父亲。蓝志奇被惊恐得手梢发麻。就在老人转头一刹那，凹陷的眼睛爬出的一束光，钩子一样钩过来。他钩住的本来是他的眼睛，可是他觉得心的某个地方被钩住了。老人超过正常人的警觉、敏感，让他觉得突然之间有异物附在老人身上，使他在胸口一阵慌跳之后，手梢顿时通电一般，迅速发麻。他紧张，他不是没有见过已经垂危的人，或者说干脆就是一个死人。但是，他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垂危的老人。可问题是，老人这个样子，还这么精神。

就在蓝志奇发愣之际，他听到一个声音，“老伴，来客人了。”

那声音从刘父干瘪的嘴巴飞出来，虽没有眼睛那束光强烈、有力，但是这纤细、孱弱的声音，让蓝志奇有种被命中的感觉。他关注刘父那张嘴，而且这嘴在撇着。这细部的变化，明白无误、越来越向刘中农的撇嘴动作靠拢。他想笑，但忍住了。不过，他的眼底，永久性地拷贝下了刘父那个撇嘴的形象。

刘母被叫醒了，站了起来，个子很矮，目光怯弱，脸上的褶子如同洼地边沟谷，尤其是她的脑门，她脑门有三道深深的抬头纹，那抬头纹里现出的比目光还怯弱的沟痕让人看了心里发紧。

幸好，听蓝志奇说是刘中农财经学院的同学，是专程来看望刘父的，刘母才焕发了生机。蓝志奇慢慢地恢复了常态，他问候了病人，又陪刘母说了一会儿话。刘母没有门牙，说话漏风，总把“是不是”说成“席不席”，而且像一架老朽机器得到了利用，哗啦哗啦说过没完。

蓝志奇对这些不感兴趣了，他适时地拿出装在信封里的钱，塞到刘父的枕头下。

刘父撇了撇嘴巴，两只眼睛如同刚刚磨好的快刀，剁肉似的剁着